



史通通釋卷十六

族甥周復源禹曾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姪

志學遜躬
燒暉啓東參釋

史外篇十六

外篇

劉氏

雜說上

第七了二條
十五條

春秋二篇
汲冢紀年一條

左氏傳二條
史記八條

公羊二條
諸漢史十條

春秋

二條。舊本紀條大書直下然其中
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

未聞

一脫
聞字

失德陳恒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

外

此處直接
下女下全

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
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
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名矣。
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

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

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

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弑哀十四續六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傳齊簡

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

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

甲午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即闕止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

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
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都謂鄆惟取國名。不稱都
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躋。尋二傳
所載。謂公穀所。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本亦謂經獨為謬歟。謬
也誤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

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為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砭心麓者

釋經曰入左襄十三經夏取郟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地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宋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蒞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二傳云入楚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徒陳器撻平王之墓

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舊譌作叱聒沸騰論備

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

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

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

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羨句入詠歌跌宕

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

著述罕聞古今一行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

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

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唯聒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聒。此又作叱。聒並唯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

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猶作今俗文士謂鳥鳴

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一有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

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

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謹言者。一無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

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

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

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

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宋有字

葵猶衛足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贅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

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

道義感神明固以通已方駕曾閔連蹤丁蘭郭巨苟事親不

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一無亦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

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

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擬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

有字宋有

及一作叔

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按弑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擬失其倫怪之

許止弑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

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

丁郭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氏族箋釋郭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

之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

呼案作有

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一脫食肉斯中客四字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王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釋矣。且又無謂史通往

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

陳氏學圃憲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食魚殮

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

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誤作王殺季歷。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

共伯名和
竹書紀年
有在女子

史通通釋卷六 雜說上

六

外

在文丁鄭桓公厲王之子句有誤厲王疑本作宣王則與經典所載乖

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璣語即乘之流

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

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

史一作實矣謂在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此嗚呼向若二書不

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聲聲無由覺悟也嗚呼已下二

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大書詳嗚呼字非注體起法姑從郭本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為害理觀本傳其子

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特著外傳

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凡此類皆出成

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記之所存也若已作

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遺集蕪章類句迭見錯出

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

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

鄭而史通之述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舊典正同不得

云乖刺矣今考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

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

云云是紀年之書王子在宣王之年而名又不同封又在幽王世故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為桓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羅內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書事篇今朱羅事云在晉春秋王訓故引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羅而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淳游既敗于顛項而疾没于淮淵其色赤其狀羅祭顛顛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按晉春秋即瑣語中篇名非二書也見卷首春秋家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獨未見左氏內傳故云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

省功易闕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宋作是也

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羨

事遺略甚多原注劉遺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

今此處有脫字當然諸本并脫則知大有史公亦同其失矣斯

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舊本此下連孟堅又

云非是按或疑此為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

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

採撰篇

續厚什
當注二序
年有疑
當字衍

所採多小書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

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

竟為豔體然則子元之言非無據也

曹干孫檀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詔議曹嘉之

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又續

稱其勤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伏今其善叙事釋本

皆論叙事法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

甚也舊本此處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帝崩景帝立向若

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釋摘論叙諸本此下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

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一脫召問其所長

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

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釋摘論叙案遷之

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釋應轉一本

連下

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即如

此條所言皆屬叙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為

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合皆所謂隙中

有証本

觀鬪者也

向雄皆服

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

文帝崩景帝立

後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為帝而色難之已而問鄧通嘗為帝問病文帝使噉癰噉而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

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

其本書

原注謂管子晏子也

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俗為作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

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

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

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為

正

列於學官

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

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教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

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也

此處宋本提

此處宋
提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
可以一介標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宋無之文
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
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怪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
啗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為范白猗卓之間闕及
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
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

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

司馬遷自一無字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綆廼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

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綆者乍似同陵陷沒

以一作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間一作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

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

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即以報書

自字者
行
合既少
按

攻自叙識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白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

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自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

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一少修撰也。廣招俊客。

比跡春陵。此頂招客說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此句纒思

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

李休陵
信陵也

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

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

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後發憤著書得間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

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

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

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

言臧堅抉死。此閹官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

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

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

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

臧堅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

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徒曷益乎釋已上並魏世家贊語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

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釋起四句蓋晉之獲也由

夷吾之復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

之惑褒如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釋對敗而言歷舉敗象為例就舉

例中先徵人事為言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

久銘其說屢弧箕服彰於宣厲据傳在宣王時之年徵褰與襦顯

自文武成舊作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

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將氣數納苟推此理而言則

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舊行責字者哉釋魏贊夫

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對微蓋媯後之為

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

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鸞鳴於岐山劉姓之

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

徵興運則先徵氣數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

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推人事為必如一有史公之

太衍

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

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

不其一作惑乎釋至此折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

如魚豢魏略議舊脫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

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

上徹是為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

教不設而淫濫首施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

以取族滅殆天意也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

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

博家任傳

下全

作餘波引類

史通通釋卷之六雜說上

外

按不信機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諸雜說中當推此條為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作可誦

敗晉於韓左僖八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

界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

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晉荐饑秦

輸粟於晉十四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

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寧而止公號慶

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河逃焉

亡秦者胡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

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亡秦者胡也裴注鄭康成曰胡胡

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槃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見書事篇蓋述

徵寒與襦昭二十五有鸛鵲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

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

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

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逵注魯文公成公

也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為正

媯後莫京莊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史通通釋卷六 雜說上

外

中陽蛟龍

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媪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

魚參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按三國裴注

亦有引魏略議之文

帝王論

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目唐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

吳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 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人堪何補

已上皆贊語

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

一作各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

茵上或皆

一作駢非

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

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

疏語志內無公

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一作積有數年○已由

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娒游烏

鳥舊作

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

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

相矛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錄固不相妨然嘗因是有

僚寮厚休

警焉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聞隨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櫻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

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

不化

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鳥集

按國策有鳥集鳥飛之文而此處則用鳥集為合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上好微行谷永言與小

人甚夕相隨鳥集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香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

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寸一作之中

雁行有叙使讀書一行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

快也

釋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黏史記獨人表為無當耳

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

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

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

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

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一脫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

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釋所言

體狀大似鍾磔書品設言改為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贅而為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言格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人形方言等論拈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段與表歷篇異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按其則一有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

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釋已上言陸

所据然事語往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去都留信一作去都

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

張一作書靜言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所云云從陸從馬

無更張應承譌去都字也。然所言卻非

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馬遷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

辯之

由徑由戶

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作路字解。

外

酈生初謁按史記本傳初叙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

洗足生長者語次乃叙沛公語次叙沛公罵生豎儒生責沛公

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叙酈生入謁事并載

之與前文迥別同事異詞即於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乃大驚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

吾為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

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容齋三筆

陸賈書當時事多與史不合師古屢辯

韓王信舊注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

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放云韓申都即韓申徒也楚漢春秋作

傳云以韓司徒下剗數城史記作申徒者司徒之聲轉

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

了詳史漢留侯世家傳韓王信傳功臣侯表或作韓申

徒或作韓司徒或作韓申都字雖轉實一官乃項梁授

張良之官與兩韓王無干也諸人迷本而盲猜其失直

鈞再韓王信當時直謂韓信賈誼云淮陰侯王楚韓信

王韓文且疊見舉封舉名轉用之此切据也滕灌傳可

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者即以其所著

名篇如蕭相國留侯絳侯之屬皆是此在藏山之書原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

陳可謂審美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一有者

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

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一脫宜云遷字子長馮翊

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此句傳

之因論銓叙全法故兼及之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馬卿條

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為三可合為一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鬻子文王問于鬻子敢問人有忘乎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

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尋宋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

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

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盡一。其例不純。

按合兩條其序曰其自叙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為文之

體。廬陵碑版多用之。○因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

叙為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意者。相如集載本

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歟。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叙更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注

文園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為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

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一脫此四字司馬遷揚雄傳

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脫去其自

宋有四字

叙如此 故世莫之知

按東方傳之為自叙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北平本譏脫略亡攷等語以為見小不考洞冥記者噫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為未見而小之邪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舊誤孟德業稍多漢書

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疑唐本漢書以玄成名篇

則不以韋賢孟誤冠首並其失也

案此條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

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

標題矣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

倒異故為此論或笑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

韋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

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

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

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寫錄流傳各異子元
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
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情
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

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呂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韋賢

按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

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即位賢以
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
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
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
二詩則又附中之附
也孟字之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

一作

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

封嚴毋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然神怒福善

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

一少理字

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

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祇言懷固非

一概

于公高門

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謚安侯父子公其閭

今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
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母掃地

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

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良久乃見之因數

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女東歸掃除

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賦幽通漢書叙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

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

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

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

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目

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無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舊

遷固後人因易地句竄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

易耳反使上下不相顧辭有踰班氏恐當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氏厚作
固無怪
朱本

按此即內篇煩省之說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

此見雜說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說

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有離觀者平心

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

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鑿
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

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或作常例者耳釋言在班氏書荀悅

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釋在荀氏

之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

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為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為

隗囂作即與先漢不相及矣若叙傳家追稱厥考則雖

事關來代而鉅製必登論議先義禮所尚也此種鈎畫

明哲諦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此乃糾荀悅漢紀

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

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

下雲擾隗囂據隴擁眾收集英雄班彪在

馬彪即成帝婕妤好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

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

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

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閔禍患之未息乃著王命
論以救時難
賓戲幽通按漢書叙傳叙父彪載王命論固自叙載答
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收故借詰

史通通釋卷十六

史通通釋卷十七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蘇州汪道謙自牧

蔡焯敦復參釋

朱庭楷晉裴

史外篇第十七史外篇第十七 史外篇第十七 史外篇第十七

雜說中第八條 第六條

諸晉史六條 七條 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是晉史之

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媿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吁自唐初一棄遂絕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覩其優劣耶。評者謂玉海言法盛書竊之郝紹譏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况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玉海。南史徐廣傳曰郝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為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

趙史少云
隋孫籍志
作趙史

勳何改細
云隨孫籍
志晉書鈔
三子孫籍
孫籍自書張
孫撰

詣紹紹不在直入竊之輕才喜言其偏納敗缺也。
紹無兼本世遂行何書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

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涼。李專

巴蜀。自遠而左人。一作屬慕容涉漢舊皆譌而一作西南地

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

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

量也。張勳隋志作緬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宋被此言

不從沙汰。罪又甚矣。不求諸者以宋本什而其備揭者為疑宋本改多比日者為石者似亦三以福也

按臧史謂苻疆狹於後石。其言實踈。而劉之所鄙尤在

張勳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
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
諱民為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又曰
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逾二千里沙
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漠緣沙而
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苟稍涉史書宜皆刺眼自
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擣擗冷僻逞詭臆而銜
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
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符氏無之

叢書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符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

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符氏之無瓜涼也而後石時則

張重華據之又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符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

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遣王統朱

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臨益州於是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

鎮成都按此符氏之無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叢書前燕譚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

宮曰和龍邽子雋取邽自薊遷邽子皝十一年秦錄堅伐拔邽城徙暉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又前秦錄堅

入邽宮闕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邽按此符氏之無遼左也而石虎時

慕容方與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載記堅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暉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

宋本石
提

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
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河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
年符丕臨襄陽堅以其中心壘梁成都督荆州諸軍事領
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符氏之魚漢南也
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劭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

夫學未該博鑿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一作其為踏

駭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

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

及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一作譌而收其字流俗怪說

釋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怪矣節意又劉敬叔異苑稱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誤梁

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

言此原劍飛事所始然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為正

正史言則非然三十國史猶非正體國史也已下揭出

立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唐徵晉語

近憑方等之錄原注謂皇編簡一定膠漆不移釋嚴在此

正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釋不復言

更何問風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釋不復言三十國

俗通矣一作誤作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

朱多者
字

雜記中

外

按志怪奚必去諧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輊意有隄防
 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為體尊而其
 為用鉅間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教
 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掇取
 則猥江璧門樞裛以可稱之語微異兆也事無關係則
 譏不合全書參互不知出語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
 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

梁書本傳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

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
 殷芸撰陳氏書錄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
 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

叙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成稱商芸者宣祖
 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
 之非更不待辯矣

蕭方等

困學紀聞蕭方等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
 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

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
 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
 子也愨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兄弟
 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

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為

市虎

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
 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

一作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

宋本不提

女字朱本
有

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蓋論晉書前特引端之詞，非泛論雜家也。近者一無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按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為無特設為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莊列寓言

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謂其言行偽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聞請命行刑。曾聖人而為是急切專輒之舉乎？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國語

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蓋由新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

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意史氏之文，有傳聞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迨今史以史實為徵信，仍以遜國為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矣。

宋本不標

四學堂朱本補

宋本不標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譌

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

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

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

所不載者唯元后字政耳按今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

事不載外戚篇則正與呂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

氏同例矣與下句抵牾

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

外戚裁篇輒叙娥姁呂后之事此四句文義其為率略不

亦甚邪

按此條之駁晉史駁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而不

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一作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

其立傳前哲致譏一作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雖其

葬禮之經而其足矯奢葬之憊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

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是近者皇家撰晉書著

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

而已為得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原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

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史通補釋卷十二雜說中

失。一本注釋所糾在此

按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刊除
誕放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往召謗。
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便自意平談說鈴之流
原非其所禁絕也

楊王孫本傳學黃老之術欲羸葬曰死者終生之化而
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呂華衆厚
葬呂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
也所

伊籍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
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子籍即

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
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劉伶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
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

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
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

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畢卓本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

畢卓本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餘文已見書事篇

宋略一條

裴幾原野子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一作撮要實有其

加釋首提略字其意以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

徐一作師非傳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史作峻討二凶檄

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俗本注字作三字國志表孔熙先

罪許曜史作耀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釋摺六項作論條何則

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

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

令矛盾兩傷論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或作策自晉宋已

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

去也論斷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

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一作書始明罪

狀必刊諸國史豈益一作宜非異同論斷孝武作賊悼亡鍾心

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斷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

漸兼復文理非工論斷熙先構逆懷姦矯言欺衆且所為

藁草一作草藁本未宣行論斷釋此畢斯並同在編次不加

銓一作詮豈非蕪濫者邪釋似此不得向若除此數文別

存他說則宋年羨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

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鄒無足致譏若葉

氏者一有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摛

撫云

世嘉本乙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為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則驚博者尚之如蓬寮稱劉孝標注世說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意

除徐傳官詔徐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

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初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傳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之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政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彦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入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后妃傳文帝素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

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芻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

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故事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上後知驚惋須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以告

濟濟報劭劭詐上詔入宮行弒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
 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
 竣為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
 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為劭光祿大夫劭以
 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
 曰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擬李夫人賦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罷
 班固皇后謚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妻其有懷因感而
 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會焉
 云云

注國志表見補注

罪許曜詞事附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父默之下
 先密懷報効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州應

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

珍眼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
 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
 逆謀耀許為內應熙先使睦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
 同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
 載又按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
 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

原注謂魏則全出沈本釋所書用師宋實不如事有可恥

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罕一作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

以師此二字一改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釋揭出魏何者

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

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藥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

釋南士北奔多為北婿據此以折拒婚之飾誇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

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一作致疑而不

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釋駁拒婚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

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或有

奴耳原注出關東風俗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

而笑明月者也釋沈書作束筆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狸入寇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狸自率大衆渡河曰自頃歲成民阜當東巡吳會以盡

將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燾自彭

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蕪葦造算筏聲欲渡江遣使餉

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味

燾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為功名實是

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

世祖魏書烏夷劉氏傳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

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

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

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按宋云燾即魏世祖太武帝也魏云義隆即宋太祖文帝也

司馬劉蕭韓王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熹之八世孫劉裕誅夷司馬戚屬亡於汝穎之間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子業立昏狂肆暴委母妻携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尚武邑公主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又蕭寶夤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弟其家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著烏巾襦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至壽春戍主推檢

知實至京師世宗禮之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
 并給禮具又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太
 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隨
 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
 宗僕射愉之孫散騎緝之子也劉裕微時愉不為禮及
 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為沙門僧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
 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既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
 鼻江東謂之鮐王慧龍鼻大真貴種矣按慧龍非婚於
 魏宗借用

桑乾宋書索虜傳索頭託跋開字涉珪王有中州

禁鬻晉謝安傳安孫混字淵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為

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寤罄每得一狔以

為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鬻故珣因以

竟尚主

宋不提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秘論紫蓋黃旗運在

使至石頭梁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金

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白登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

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

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釋此上糾又

崔浩論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

衆議抵一作相誤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

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釋此上糾凡此諸妄其流甚

外

子崔浩向宋

本雅不提

必以此為文

修也

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清訛傳會之習。愚甚疑之。此與上條之說前者因習言語叙事由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復贅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繼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

魏書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琅邪王觀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舊唐書元行沖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

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繼晉受命。考校謠識。著論以明之。按行沖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統其言。亦未必得實。但夏侯醜語。牛後。調言通鑑綱目。皆屏不錄。是知大雅正人。操觚纂著。固無取乎黯默。罔據之談也。
拓跋之祖 宋書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又見序傳篇。

北齊諸史

三條。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作常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藥盈起於曲沃。楚靈敗

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邳一譌印一譌

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

敗於鞍。傳作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

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

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為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

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畧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

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

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運運有始

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敘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

謹當遜避帝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

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

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與六宮別可嬪趙國李氏誦

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

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

鄉公漢獻帝

常山廢乾明北史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其不過十

乎又曾問太山道士得幾年為天子曰得三十年後帝

外

史通補釋卷之七 雜說中

有見文宣從楊燕等西行言復讐帝在晉陽亦見焉乃請武以馱之有免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問濟南曰殺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十五

秦納重耳穆二十四秦

藥盈起襄二十三藥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

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藥盈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高祖破邱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

敗之於芒山武定元年三月周文率眾援高慎神武大陽順下馬授神武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步騎六七

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王怯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神武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

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關矢盡而死西魏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劉洪徽射中其二勝樂將中神武段孝先橫

射勝馬墮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狗地至恒農而還按芒山即北邱也張載七哀作北芒

周武平鄴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

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戰所司請換馬帝曰朕乘良馬何之齊人填塹南引帝勒諸軍

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還師帝曰卿等若疑朕將獨往麾軍直進次并州齊主

走鄴六年春正月傳位于其太子恒政年承光帝至鄴率諸軍奮擊遂平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

之二月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按劭本齊人此事叙齊後主當更有致語被削必多

城濮鄆陵城濮之戰在僖二十八鄆陵之戰在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

敗于鞏

成二晉卻克師陳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吳入郢

事在定四略見上卷按條內援左為况先後凡八事皆大篇也事熟故但舉年從略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

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

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並載自漢已降風

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

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慶士王孫輕加侮辱號

以僕夫恐作後夫為名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

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

差先什備

乃若君卿中朝汝我當作爾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

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眊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

釋亦言近古史籍亦載俗稱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

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舊注謂長為藏蓋為姚長諱按偏舉諱名與本義無涉非

原注也重規德祭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

而言釋自晉失中原國音迭變而史氏鄙而諱之失其真矣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

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

巨細必籍通籍多聞以成博識釋數語呼起劭志自如今之居瑣細言有分寸

一無字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

年有之字

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六句皆言現凡如此

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王劭則了

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弘益。一作彌多矣足以開

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

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釋唯王劭能存質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

癖矣。

虞士王孫

後漢彌衡傳。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虞士正得祖意。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漢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僕夫舍長

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元楚世子商。臣享江芋。而勿敬。江芋怒曰。呼役夫。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多為夥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頭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橋為圯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注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南呼北僮

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僮子。宋書索虜傳。僮人謂換易為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按所

西謂東虜

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未大槍反。為所敗。笑曰。獎為虜。嗤。北史僭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使河為白

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渠們莫奔切

渠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渠輕之常呼為張底揚

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個注今俗名枚曰個左昭三二

存惠鏡與又弱一個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個有以相

那箇猶言乃若君卿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

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

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

已則稱卿愚按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數王行不與

中州名漢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

遂襲以為華稱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鑿巫山蜀人

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

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迴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關逼

膏育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

臣奴易臣為奴南北朝史如北齊恩倖傳云帝家諸奴

極貴皆指近習僕殺言非正謂朝臣也因閱宋書魯爽

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心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

有魏主燾南寇爽與心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

主稱奴猶稱臣也為的語母姊姊本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祚逼淫

史通通釋卷十七 雜說中

究

腹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北齊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又

大家去

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眾左傳師人多

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文每發號必喚兒郎倖

皇家脩五代史梁陳北齊後周隋館中墜葉仍存皆因彼世而事定

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通塗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

為虛以非為是釋節首統舉以下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

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原注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

有為本缺
朱有

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宗誤作祖為文襄改世祖誤作宗為武

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另司意未足諸如此謬不

可勝紀釋因避諱而失者七又舊錄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

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

隔越相偶使讀者齟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釋身時代而失者又一

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遞相

舊章遂令玉石同燼宋作真偽難尋者不其然哉宋末復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謚似非大病矣時則不

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真之概也至首尾言墜葉塗拂舊

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屈受改移，推其用心不殊於惡害已而去其籍者，恭慎君子戒之哉。○愚綜礫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謚，謬者必注。舊作某蓋深懼塗拂捐燼之為戾也。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

武定河清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顛世子立之是為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

周書一係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釋皆就變俚為雅立論尋宇文初習華風，

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一無他字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

釋因於今勅做古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如南朝北實謂規做尚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率夫適俗隨時之義。

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一有字舊事因而勒成，務累上聲清言，罕逢佳句。文義佳句恐是

原初質釋此層申論上意而本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一作

術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注案宇文氏事多於王劭齊志隋書

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

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

益以其中有不兼採以廣其書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

實錄者焉。釋綱今孤書是節在此條蓋糾令孤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往。關

右倣行周官啓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宇文周而

親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羨玉而已用夏變夷聖賢所喜

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之

客氣。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又侵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齊文康王之郭主人出師奔并猛逐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史通通鑑卷七 雜說中

三

外

諂音切疑也

史字者補

朱本作人

注記按宋乙

其說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夫

史字一載言示後世多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

豈一作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

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

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一脫著述其皆若

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穿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

終亦有可取焉有激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為純臣矣但袁克無

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概抹煞而獨

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義新取穢班史不

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

劭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為飾說人盡醜之令

與袁克同傳顯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

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參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

乎兩見其情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劭袁克兩傳隋書王劭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干

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為字又撰皇隋靈感

誌文獻皇后崩復上言生天之應按此所錄王劭詭辭

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當廢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

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煬帝初充
奏日景逾長即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我皇我皇
我唐我者矣按此所錄素充詭辭也又按北史房彥
謙傳太原王劭北海高構隋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
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門
無雜賓據此邵固名流所推重也彥謙玄齡父時所稱
素儉無私者

李斯坑穿

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諸守尉雜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

傳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

董卓帷蓋

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謀秘書載

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

惟蓋小廼制為滕囊王允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長安

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

其字叙錄煩碎此處當補

隋書仍復蕪辭不翦云云

方得文義清劃行本缺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

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劾之罪又

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等句

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

隋書本傳臻字宣學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

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

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

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王劭思書隋書本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
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
激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劭厨人厨人以
白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史通通釋卷十七

孫利萬我備按列

史通通釋卷十八

華南枝居敬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脩來叅釋

蔡龍孫初篁

史通通釋卷十八

雜說下第九〇二

諸史

六條〇前二篇皆循代分條此
六條錯舉立說故統曰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
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釋為公孫

以多不提
川与朱合
朱休茂

靈運兩傳王本此處贊論作擊截條非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

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寤蔑通滅無覩持論如是其

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

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釋

關及得人也又截條非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

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原注李

林論擊虞撰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釋此言靈運傳論陸

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釋此所引言

論之此下舊皆逾分連後條非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用此

為譏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為公卿表跋取沈論作

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多此類○此條

當與編次篇尾論彙商

公孫弘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

具化裁之用

謝靈運傳論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

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

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射源變太元之氣爰運宋代靈

史通通釋卷下雜說下

二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叙事微

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李百

書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

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

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宋作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為言但其中

有摘論未允處詳具注內

垓下斬首八萬史記高紀叙項羽敗垓下時云使騎將

楚地漢書高紀但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按漢書削去斬首八萬句於本朝開創殺戮不盡其辭非大失也所惜者是時淮陰侯先却後乘出奇決勝乃其最
後一番兵陣妙用史公不置於本傳而補見於此班乃并沒去之
為闕事耳

幸提婆第北齊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母陸令萱入掖

及提婆傳尚書左僕射而無幸其第之文并穆后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廣莫奚出

已入紀矣而史通以長城虜奔逐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據此則事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尚高祖女為北豫州刺

遂招延鄰敵走關西按消難於齊事盡此周書本傳消

難入朝授大將軍從東伐隋文輔政消難以所管九州

史通通釋卷之八 雜說下 三 外

日方起同

八鎮質於陳尋歸陳陳以為都督九州八鎮車騎將軍
後又還關中按消難固反覆子而云擁數州地乃入
周後事非在齊事也其人應列周史而名挂
齊史者緣父及之也史通以為百藥病亦非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作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

作雄心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

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

稱典詰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釋首層以引書

意一本此四行截附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

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一作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

所委一作安能援引古事以酬荅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此

年什委

提

音詞宋

本如是多

字下年云

字

一本有重句渭濱熟事何釋其所主在周書也更一作

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

尤甚原注案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

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按獻武即齊釋四句周

神武也音詞舊誤作晉編稱之舊作因之亦誤釋齊並提

意則而牛弘作周王劭作齊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

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

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釋相衡見周史偏多

雅句必非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

本語美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

日定休而誤

史通通釋卷之九 雜說下

化舊

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
 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
 又案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字
 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
 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
 辯類蘇張賈生叙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
 求諸實錄則否矣釋曰此層以下專一本此處
 編註原注謂言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
 是別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
 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使謂南
 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釋曰就時論之稱舊本此處
 連下條非

抄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即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
 脚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訾鄭餘慶
 奏議類用古語人謂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鵬鳥
 猶前云聽雀聞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
 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揶揄鄙心不喜

御淵二句本文心才
 略篇文

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珍生於成都旅平不能言
 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霍光無學霍光傳贊光不學

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
 伐以鎮惡領前鋒及臨長安於灞上迎武

史通通釋卷八雜說下 五

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
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
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待士豈
患海內
無人

宋祖無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
進難帝時有慙恧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
帝曰我不讀書不
知古人誰可比之

鮒魚之對莊子外物篇莊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
然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怒
鵬鳥之辭賈誼鵬鳥賦鵬鳥歎息舉首
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雞九錫等王訓故素洲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
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雞

九錫封浚
稽山子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原注謂太
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

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

後宋本補

於此原注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對得尹遵
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
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
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
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温子
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
天閣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
並由趨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
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遵並非字名舊作

雜說下

六

姓各皆語。舊作語皆趨聲。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對舊作避聲對。今皆刊正。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乃自

襲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我予互

向對推之。稱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與陳琳曰。足下

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也。輒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

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鄰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格

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脊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鄰最忌

辨如酈叟。漢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

主然後出

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疏款

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

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

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

朱本不

西字下朱
有勅字

此注与朱
台日

在後注
朱本補

西有在朱
遜朱作讓

云下
其字疑衍

此注与朱
台

朱不提
人字疑衍

原注江陵之去建業地潤數千餘里宣德或書成并部虛

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

云孝靖之勅原注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讓勸進

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

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原注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

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捐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

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

者哉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舊本此處

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幾史皆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

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

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

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還

山提至鄴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

夫以暴易暴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為噍如彥淵之改魏

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舊衍史者稱澹大矯

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

而已史臣羨澹而譏劭者原注隋史每論皆云史臣曰豈

史通通釋卷下雜說下

外

所謂通鑿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相蒙。王劭特帶衡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條皆有承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遂離立之。取便循覽。未為害事。無如當連反斷。當斷反連。老杜詩云海圖圻波濤。舊繡彩的折閱之。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裁緝。

別傳 九條所舉皆非國史故曰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

盧抱經云。東列女傳云。夏姬而復壯在三為王后。七為夫。

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釋曰。為王后是駁案。主向。案其時諸國

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

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

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

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原注。雜記曰。夫人之

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

必不然。釋曰。上言春秋時無其事。尋夫春秋之後。則稱王者有七。蓋

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

嬪七國諸王。按以年代。殊為乖刺。釋曰。言戰國時無其公。至於他篇

人當於三字向。後漢所云夏姬得道。雞皮三少。見如下。海云。一存王后。左氏雜石。言不入。楚之信。而列女傳。見云。莊王因。臣之諫。傳。傳。垣而之。之。馬。固。不。入。楚。之。信。也。存。為。之。人。之。女。之。有。夫。人。之。誠。為。雖。雖。或。向。以。後。世。傳。矣。之。事。通。稱。未。人。而。因。以。推。之。再。乃。夫。人。見。御。叔。姬。傳。也。已。言。女。年。或。年。淫。亂。女。年。或。年。淫。亂。女。年。或。年。淫。亂。

史通通釋卷下 雜說下 九 外

茲例其衆。故論楚也。則昭王當云平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

晏嬰居宋景之後。原注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

景為昔即居其後矣粗舉一二。其流可知。釋節尾推類言之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

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借劉向自言挑起議論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

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

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

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

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

尤甚者矣。釋已上揭一欺字舊本此處案蘇秦答燕易王

辭有婦人將殺夫今妾進其藥酒妾佯偃而覆之又甘茂

謂蘇代或說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

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

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宋作蘇氏

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

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

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齋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

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

代名台

仙立朱作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釋

類舉其甚

按巴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舛譌後條言事

理傳會

夏姬左傳成二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色也君其罔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昭王秦穆同時即申左篇秦穆女為荆平夫人事

晏嬰居宋景後愛槐令曰傷槐者刑於是所

景公且加罪焉靖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

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

靖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

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曰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

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

囊為惟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

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

則殺主大言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

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略與策同

分餘光我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

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吾燭數不

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

伯奇化鳥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

史通通釋卷八雜說下

七

外

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

宿瘤隱形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

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

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

無鹽乃其邑名

懷嬴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圍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

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為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宋不揚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

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鑿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晒子長愛

奇多雜一作新非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

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

文心已譏一作議之矣然則作然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

蜀王或作主保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鵲荆屍變而為鼈其言如

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即以其言還折之○賦家誇威飾事

宛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品藻二言

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奇多雜

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

雜也曰雜乎雜人為不雜知為雜唯聖人為不雜

鞭宓妃

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子雲校獵鞭宓

妃以魚屈原變彼洛神既非因兩而虛用蓋形不其疎乎

杜魄荆屍

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鬻令死屍化

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鱉

水名也亦作鬻縣在牂牁故名也子雲之說為妄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

宋名提

居南裔越裳之俗也

丑變所產地

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

劉昞所產地

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變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

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

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一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

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變劉昞皆生長偏陲而人因文顯

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變吳志士變傳變字彥威蒼梧人官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陳國素徽與荀彧書曰交趾士府

史通通釋卷下雜說下

注

外

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官事小關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劉昫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

離騷辭稱遇漁漢一譌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

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

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

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諧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

於巖畔撰漢舊脫漢字黃本補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按此闕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證神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嫌為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楚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

使王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卿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諧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

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且以秉志不回按枚鄒多異有誤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

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也死洛水為洛神

會揚本林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蘇代至末四十七字舊本作細書其原文別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按本書體裁駢者為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蘇代所言雙擒蚌鷸

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弥見其未學也連後條郭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鼃鼈競長蛟蛇相憐鶯莊子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一行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按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舊本聯為一通闕楮未緻前論中壘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糅

二漁父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鵝蚌

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王曰臣過

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

謂關口或改兩作兩非愚謂

作兩者不惟失義且失韻

謂關口或改兩作兩非愚謂

渡蘆中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鱖色曰

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

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何用姓字為

混沌

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

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

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按

與言語

其流甚多

秋水篇坳井之鼃謂東海之崖此亦至矣夫子

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右鄰已繫於是鼃

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鼃隣蛇蛇隣風蛇謂蛇曰吾以

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鷺鳩見逍遙遊又鮒魚見前

薄周孔

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

顯世教所不容

此甚不可一也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者明言而事有

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

宋名列字

史通通釋卷下

廿

外

我若人也。長者我若人也。一本下連李陵集非

盧抱經云朱本通史誤作

遷史後不審

處移在上文以

義門已正其朱

此注係本不取李

傳為李集則

宋有人

字

漢而為誤之

遷史二字

朱世處在

下有

何云子綿

使遷史長

劉氏不意如

此善忘是

錄石不載

正班氏傳

書白下者

通史形誤

考之遷史

按此借元凱書指出著書正令曰顯錄明言有疑猶闕卓我當為輓近世掩襲作偽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預本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

西漢人一無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舊本此

入以焉來字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二字誤

之下本無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傳中斯為謬矣

此二句遷史中

按决陵此書為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

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為余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彊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捶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我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為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別之名混之雜識猶言雜記也或讀作入

聲遂以音譌轉作說字耳

夫自古舊有學者談稱宋作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

習於太史者則一字多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

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釋四言各是一處截條

又一字無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
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一作迹桃源當此晉年

猶謂暴秦之地也釋此言舉一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

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

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

謂也釋此言徒多者一本誤漫無主見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顛泥一家局護偏遺自亦一病至若博

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為徒讀矣蓋首條泛舉之文

桃源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復行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

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

壁不行綴一作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舊本豈與夫春

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按其優

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往往連舉此條持論莊嚴可證向諸

疑惑果非質言

長纓紫服

文選任彦升策秀才文云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郤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鄒君好

長纓左右皆服是故貴鄒君因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

又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

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公曰諾於是

衣紫也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舊作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

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

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

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釋起後文既而揚雄寂寞師

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太

立字帶筆立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

主數不衡人者焉釋又起後文夫以宣尼同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

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

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釋在此

按四本為謝魏偏怙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譏集

中授人口實處皆然

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蜀漢諸賢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按注即注

之所謂嚴即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

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

外

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
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
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
書亦無定誤君子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

子雲參聖語本陸績述也
已具自叙篇注

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
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
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按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間求
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可以融通
前說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一有脩字
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固皮史之
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
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
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
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
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王本連下條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盛稱者於此仍無恕辭可知胸中
不設封府異夫黨枯護朽輩人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
其甚一作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二字稱朱異二字亦有口才擊虞有筆才故知喉

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

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

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尚質之旨

口才筆才

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往見
朱據據曰為我賦一物乃坐異賦弩曰南嶽

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申獲隼高痛成而後坐王訓故
王隱晉書云擊虞與太尉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

筆才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按此見世說
文學篇注而朱異賦物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

才史通所稱或即二
書之言而誤記耳

元瑜孔璋

魏世子丕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
也孔璋表章殊健微為繁富按元瑜阮禹字

孔璋陳琳字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

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

史通補釋卷之二 雜說下

三

外

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

書陰鏗傳云有集或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書孝元紀

五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或作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

是也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

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勛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

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事同

記故不具列之按此注於梁元復同姓名錄去之

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按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宜勿

以卷帙為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二音有關

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即可留而傳固可不具載也。

○研神辨茗酪。檢今本梁陳紀傳原不錄。恐姚氏前別

本有之。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諱筆誤不諱筆誤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承謝

後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

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一無記也止其生

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

二。么麼恒一作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

史通通釋卷八 雜說下 三

史原注五代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

嗣者一無矣者者一字矣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盈三

百宋史年視西漢稍羸而列傳人至二千四百有奇又

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之蔚若斯其遠

耶

青翟劉舍漢書中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

程商陵侯趙周皆躡躡廉謹為丞相備負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

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趙壹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史通通釋卷十八

孫正恒天照校刊

殊道通經卷十

三



